

改革开放

40

改革开放
三十年文学丛书

女性小说

陈晓明 主编

上卷

铁凝

迟子建

张抗抗

张欣

蒋韵

盛可以

陈染

林白

徐坤

潘向黎

作家出版社

40

改革开放
三十年文学丛书

女性小说

上卷

陈晓明 主编

作家出版社

出版说明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当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经济繁荣发展，人民生活幸福美好，当代文学硕果累累。为了庆祝这一盛大的节日，展示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文学创作成就，进一步树立文化自信和文学自信，推动中国文学创作的大发展大繁荣，根据中宣部和中国作家协会的部署，我们特别策划了这套规模宏大的“改革开放40年文学丛书”。

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4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在反映时代变化和人民精神面貌上做出了突出贡献，一大批反映改革开放伟大历程和人民精神风貌变化的作品涌现出来，真实地记录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所走过的不平凡的道路。因此，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一方面在展示当代文学40年的光辉历史，同时也展现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

在体例上，丛书以文学思潮和重大题材为纲，选取了改革开放40年中出现的比较有典型性和影响力的文学思潮和重大题材，以此为中心，遴选最能代表该文学思潮的作家作品。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文学思潮是历时性地交叉出现的，有一个更迭演变的过程，彼此之间在文学理念上各不相同又有诸多联系。受此文学环境的影响，作家们的创作也多是穿插于这些文学思潮之间的，许多作家在不同的文学思潮中有多个优秀的作品出现。但出于丛书体量和编排体例的整体考虑，我们每位作家只选取了一部作品并放置于某一个文学思潮的类目之下，这绝不是说该作家只有这一种类型的文学创作，而是为了显示其对某一个文学思潮的突出贡献，展现其创作的独特性。

入选丛书的作品经过了论证委员会的认真评审，专家评审从文学性、时代性、影响力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察，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一定意义上，这些作品构成了一部特殊形态的当代文学史，代表了当代文学40年的伟大成就。

40年来，中国文学始终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文学既植根于时代生活的沃土，又以自身的发展融入时代的洪流，推动历史的前进。我们期待，丛书的出版能够实现对于当代文学40年光辉历程的展示，能够实现对于改革开放40年伟大成就的留影。更期待当代文学能够继续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提供更多更优秀的精神食粮，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贡献力量。

由于丛书体量有限，遗珠之憾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朋友理解并谅解，同时更盼批评指正。

作家出版社

2018年10月

目 录

- 1 | 麦秸垛 铁 凝
- 55 | 秧 歌 迟子建
- 93 | 北极光 张抗抗
- 189 | 绝非偶然 张 欣
- 246 | 朗霞的西街 蒋 韵
- 282 | 白草地 盛可以
- 302 | 与往事干杯 陈 染
- 345 | 同心爱者不能分手 林 白
- 371 | 厨 房 徐 坤
- 386 | 白水青菜 潘向黎

麦秸垛

铁凝

当初，那麦秸垛从喧嚣的地面勃然而起，挺挺地戳在麦场上。垛顶被黄泥压匀，显出柔和的弧线，似一朵硕大的蘑菇；垛檐苫出来，碎麦秸在檐边耀眼地参差着，仿佛一轮拥戴着它的光环。

后来，过了些年。春天、夏天、秋天的雨和冬天的雪……那麦秸垛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却依然挺拔。四季的太阳晒熟了四季的生命，麦秸垛晒着太阳，颜色失却着跳跃。

一

太阳很白，白得发黑。天空艳蓝，麦子黄了，原野骚动了。

一片片脊背亮在光天化日之下。男人女人的腰们朝麦田深深弯下去，太阳味儿麦子味儿从麦垄里融融地升上来。镰刀嚓嚓地响着，麦子在身后倒下去。

队长派了杨青跟在大芝娘后头拾麦勒儿捆麦个儿。大芝娘边割麦子边打勒儿，麦勒儿打得又快又结实，一会儿就把杨青丢下好远。

杨青咬牙追赶着大芝娘，眼前总有数不清的麦勒儿横在垄上。一副麦勒儿捆一个麦个子，麦个子捆绑好，一排排躺在裸露出泥土的秃地上，好似一个个结实的大婴儿儿。

杨青先是弯腰捆，后来跪着捆，再后来向前爬着捆。手上勒出了血泡，麦茬杆破了脚腕，麦芒在脸上扫来扫去，给脸留下一缕缕红印，细如丝线，被汗蜇得生疼。

大芝娘在前头嘎嘎地笑，她那黑裤子包住的屁股撅得挺高。前头一片欢乐。

四周没有人了，人们早拥到前边的欢乐里去。杨青守着捆不尽的麦个儿想哭。

要是四年以前，杨青就会在心里默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然后身上生出力气，或许真能冲上去。那时候她故意不戴草帽，让太阳把脸晒黑。那时候她故意叫手上多打血泡——有一次最多是十二个，她把它们展览给人看。大嫂们捏住她的手，心疼得直“啧啧”。杨青不觉疼，心直跳。那时候过麦收，她怕自己比不过社员，有一回半夜就一个人摸到地里先割起来，天亮才发现那是邻队的地块儿。

那时候就是那时候。现在她好像敌不过这些麦子、这块地。

日子挨着日子，是这样的一模一样，每一个麦收却老是叫端村人兴奋。人们累得臭死，可是人们笑。汗水把皱了许久的脸面冲得舒展开来。

太阳更白了，白得人睁不开眼。队长在更远的地方向后头喊话，话音穿过麦垄扑散开去：“后头的，别茶懈着！地头上有炸饅子、绿豆饭汤候着你哩，管够！管饱！”

年年都一模一样。年年麦收最忙的几天，各队都要请社员在地头吃饅子。四年前，杨青插队的头一年麦收就赶上了吃饅子。那时社员们在地头围严了饅子筐箩和绿豆饭汤大桶，杨青就躲到一边儿去。队长喊她，她说不饿；大芝娘把饅子塞到她手里，她说钱和粮票都在点儿上。人们被逗乐了，像听见了稀罕话儿。后来一切都惯了。甚至，每逢麦收一到，杨青首先想到的就是炸饅子。现在她等待的就是队长那一声鼓动人心的呐喊。在知青点，她已经喝了一春天的干白菜汤。

杨青没有往前赶，就像专等大芝娘过来拉她过去。大芝娘到底小跑过来。

杨青抬起脸，大芝娘已经站在她跟前。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从太阳那里吸收的热量好像格外充足，吸收了又释放着。她身材粗壮，胸脯分外丰硕，斜大襟褂子兜住口袋似的一双肥奶。每逢猫腰干活儿，胸前便

乱颤起来，但活计利索。

杨青望着大芝娘那鼓鼓的胸脯，腿上终于生出些劲。她擦了擦眼，站起来。

“快走吧，还愣着干什么？”大芝娘招引着杨青。

杨青跟上去，发现前边净是捆好的麦个儿。分明是大芝娘劫了她。

地头上，人们散坐在麦个子旁边那短浅的阴影里，吃馓子、喝汤，开始说闲话解闷儿。那解闷儿的闲话大多是从老光棍栓子大爹那双翻毛皮鞋开始。那皮鞋的典故，端村人虽然早已了解得十分详尽，但端村总有新来人。比如谁家从外村请来了帮工，比如谁家的新媳妇在场，再比如城里来插队的学生。

皮鞋是真正的日本货，硬底，翻毛。那是闹日本时，栓子大爹从炮楼上得来的。村里派当长工的栓子给鬼子送过一趟麦子，栓子赶着空车回来，就捎带回这么一双鞋。刚得到这鞋时，栓子走起路来“咯吱咯吱”；年代久了，鞋底掌了又掌，走起路来变成了“咯噔咯噔”。

日本投降了，栓子还一直穿它。解放了，栓子还一直穿它。人们问：“栓子叔，你恨日本鬼子不？”

“兴许就你不恨。”

“那还穿这鞋？”

“谁叫它是鞋呢。”

“这可是日本货哩。”

“你叫它应声儿？我不恨鞋。”

栓子大爹的回答理直气壮却并不周密。许多时候，端村人就是从这双鞋下来审度形势的。那鞋有时也会变得理不直气不壮起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前，那鞋便销声匿迹过好一阵。后来，公社的造反派到底为鞋来到端村，勒令栓子大爹三天之内必须交出。否则他也将被踏上一只脚，闹个永世不得翻身。栓子大爹受了些皮肉之苦，造反派却终究没有找到那鞋。再后来，本村造反派包下了此案。栓子大爹把鞋亮给本村的造反派，他们却没有把它当作胜利果实拿走，就因为那是端村的造反派。眼下他们虽然造反披挂，但端村人的习性难变，他们生性心软。

寒来暑往，栓子判断了形势，端村终于又响起了那鞋声。

这是栓子和鞋的故事，却是外来人对鞋的粗浅了解。外来人很少明

了那鞋的另一半故事，那一半，没有人在公开场合撺掇栓子老爹。了解那一半，除非你是真正的端村人。

栓子年轻时做长工，恋过村东老效的媳妇。麦收时常常背着东家给那小媳妇送麦子。

栓子恋那媳妇，就是愿意把东家的麦子送给她。

老效在外村窑上干活儿，会烧窑，会针灸，会给女人放血治病。他默默烧窑，扎针、放血却在一方有名。一针下去，有人还阳，也有人半日后归阴。病主人质问老效，老效几句话能把主人噎得哑口无言：“不是放血半天后才咽的气吗？要是不放血，能活那半天？这叫手劲。”主人自讨了没趣，老效却争得了一个传名的机会：是老效的针术又使那就要归阴的女人多活了半天，老效的针有手劲。

老效在外烧窑，扎针，一集回家一次。一次老效回来，看见家里的新麦子，逼问媳妇。媳妇害怕，说出了栓子。老效不露声色，白天只是和媳妇吃饭、行事。天黑他邀了栓子出来，走近村头场边一个麦秸垛。老效靠在垛上，半晌不响。

黑暗中栓子被吓出了魂儿，那魂儿就在他周身哆嗦。

后来老效开口了：“兄弟，别怕。你想什么我知道。可你那麦子我不稀罕。”

栓子不言语。

“听出来了呗，不稀罕。”

栓子还是不言语。

“这么着，咱换吧。”老效说。

“换？换什么？”栓子还是听不出来。

“把你那皮鞋给了我，我就让你一回。”

栓子听懂了，便不害怕了。只觉浑身的血全冲到脸上，又沉到脚后跟。他捏紧了拳头，直往老效跟前凑。

这时散在脚前的麦秸垛一阵窸窸窣窣，老效弯腰抓起一个人来。栓子细看，正是那媳妇。她被绳子绑了，嘴叫毛巾堵着。

“就在这儿，行不？你脱鞋，她这儿由我脱。”老效抓住媳妇的裤腰，媳妇趑趄着歪倒在垛前。

栓子再也忍不住，又往前凑凑，猛然朝黑暗伸出了一个拳头，老效仰

翻在麦秸垛上。栓子又是一拳，又是一拳，又是一拳。老效没了响声儿。

栓子给那媳妇松了绑，拽出嘴里的毛巾，指着老效对那媳妇说：“他、他不算个汉们家，他畜生不如！你不能跟他。你、你跑了吧！”

老效媳妇一跺脚跑了。栓子把半死的老效背回家，扔在炕上说：“忙给你个人扎一针吧！”

老效媳妇再也没回端村。栓子几年不去村东。

杨青了解那后一半故事，四年后她已经算个端村人了。

馓子筐箩被人们吃得露了底。众人四散开，一片脊背朝着太阳。

黄昏，大片的麦子都变成麦个子，麦个子又戳着聚拢起来，堆成一排排麦垛，宛若一个个坚挺的悸动着的乳房。那由远而近的一挂挂大车频频地托起她们，她们呼吸着黄昏升腾起来，升腾起来，开始在柔暗的村路上飘动。

杨青独自站在麦田里，只觉得脚下的大地很生。她没有意识到麦垄里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细草野花。毛茸茸的野草虽然很细，很乱，但很新；大坂花宛若一面面朝天的喇叭，也欢欣着响亮起来。被正午的太阳晒蔫了的她，现在才像蓄满了精力。那精力似从脚下新地中注入，又像是被四周那些只在黄昏才散放的各种气味所熏染。又仿佛，是因了大芝娘那体态的释放。那实在就是因了不远处那些坚挺的新麦个儿，栓子大爹那半截故事就埋在那里。杨青身心内那从未苏醒过的部分醒了。心中正膨胀着渴望，渴望着得到，又渴望着给予。

杨青在黄昏中挪动着脚步，靠了那矗立着的麦个儿的牵动。远的，近的，那被太阳晒得熟透的麦个子。她朝它们走去，一整天存进的热气立刻向她袭来。她感应到那里对她的召唤，那召唤渗透她，又通过她扩散开去。她明白了过去不曾明白的感觉，她明确了过去不敢明确的念头，她一定要爱他，她一定要爱他，那个身材高高的陆野明。

二

这两年不比早先。一过麦收，知青点上电报便多起来。知青们拿上电报净找队长请假回平易市，躲过麦收才回来吃新麦子馒头。

陆野明也接到了家里的电报。他不找队长，却来到女生宿舍找杨青。

“杨青，你出来一下。”他说。

“你进来吧，就我自己。”杨青在宿舍里说。

陆野明顶着门楣走进女生宿舍，杨青便掏出指甲刀剪指甲。

“电报。”陆野明把电报亮给杨青看。

杨青只顾剪指甲，并不关心陆野明手中的东西。

“家里让我回去。”陆野明又说。

“噢。”

杨青继续剪指甲。她剪得很轻快，很仔细，很苦。

“你说我回去吗？”陆野明问杨青。

“我说你应该回。”

“为什么？”陆野明对杨青的回答没有准备。

“因为来了电报。”

杨青还在剪，剪完又拿小锉一个个锉起来。陆野明第一次发现杨青的手指修长，椭圆形的指甲盖很好看。

“我不回。”陆野明把电报叠了又叠，叠成钝角，又叠成锐角。

“你不回？”

“因为你不回。”

“你怎么肯定我不回？”杨青锉完指甲，把剪刀放进衣兜，双手交叉起来，显得格外安详。

“你也回去？”

“大家都回。”

“那，我也去请假。”陆野明把电报展开、抚平，转身就往外走。

“你回来。”杨青叫住陆野明。

陆野明站下来。

“你的头发还不理？该理了。”杨青说。

陆野明捋了捋头发，觉出有一撮向上翘起，很有弹性。他没敢看杨青，又往外走。杨青却又叫住他说：“快走吧，我可不走。”

“你……”陆野明又转回身，疑惑地望着杨青。

“哪年麦收我回过家？嗯？”杨青声音很轻，轻成没有声音的暗示。

陆野明回味一下杨青的话，总算从暗示里领略到了希望。他把电报

揉成一团故意丢在屋角，很重地推了门，很轻地跑出屋子。

杨青很愉快。因为身在异乡，有一个异性能领略自己的暗示。再说那仅仅是暗示吗？那是驾驭，驾驭是幸福的。

下乡第一年，杨青就格外注意陆野明。当时她并不想驾驭谁，只想去关心一个人。早晨起来，陆野明头发上老是沾着星星点点的碎棉球，杨青便知道他的被子拆了做不上。她替他做棉被，还把他划了口子的棉袄也抱过来。缝好，又叠着抱过去。她提醒他理发、洗涮，还常把“吃不了”的饼子滚到陆野明的饭盆里。

陆野明很久才感觉到那关心的与众不同，他也回报着她。

杨青对“1059”农药过敏，那次喷棉花回来就发起高烧。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上县里培训去了，不知谁请来了老效。那老效急急赶进知青点，从怀里掏出油腻的布包，双手在裤腿上蹭掉些土末儿，往杨青脑门上抹些唾沫，抽出一根大针照着印堂就扎。陆野明一把攥住老效的手腕说：“谁让你来的？这是治病？这是祸害人。”他夺过老效的针，替他包裹好，连推带搯把老效请出知青点。他找了辆破车，自己拉着，两个女生护着，一去十二里，把杨青送到县医院。

一路走着，陆野明一看见杨青那光洁、饱满的前额就想哭。他想，老效就在那里抹过唾沫。

谁都知道杨青在关心陆野明，谁都不说杨青的闲话，就因为关心陆野明的是杨青。杨青懂分寸，因为想驾驭。

一次，队长把杨青和陆野明单独分在一起浇麦子。陆野明很高兴，叫上杨青就走。杨青却着急起来。左找右找，总算临时抓到了花儿做伴。

花儿是小池的新媳妇，春天刚跟人贩子从四川来到端村。

陆野明一路气急败坏，杨青和花儿又说又笑。她引她说四川话，问她为什么四川人都爱吃辣椒。

陆野明的气急败坏，花儿的四川口音，都给了杨青满足。

绿色麦田里，灌了浆的麦穗很饱满，沉甸甸地扫着人的腿。陆野明看机子，杨青和花儿改畦口。改几畦就钻进窝棚里坐一会儿。像是专门钻给陆野明看。陆野明跟前只有柴油机。

越到正午，陆野明越觉着没意思。他揪了几把麦穗塞到柴油机的水箱里煮。煮熟了自己不吃，光喊杨青。杨青到底来到井边，陆野明递给

她一把熟麦穗。

碧绿的麦穗冒着热气。放在手里搓，那鼓胀的麦粒散落在掌上，溅得手心很痒痒。杨青嚼着，那麦粒带一点咬劲儿。心想剩下几穗给花儿。

“好吃吗？”陆野明坐在麦垄里问杨青。

“好吃。”杨青没有坐。

机井旁边的麦子高，麦穗盖过陆野明的头，齐着杨青的腰。

“跟谁学的？”杨青问。

“你坐下，我告诉你。”

杨青想了想，没有坐。

陆野明又往杨青身边挪挪，他的肩膀碰着她垂着的手背。杨青往旁边跨了跨。陆野明不知怎么的就攥住了杨青的手。

柴油机的声音很大。

陆野明攥得很死。

杨青努力想抽出自己的手。抽不出。

“你应该放开我。”杨青声音很低，看着远处。

陆野明不放。

杨青突然大声喊起了花儿：“花儿，陆野明给咱们煮麦穗了！”

陆野明不放。

“你应该放开我！”杨青声音更低了，被机器震得有些颤抖。

陆野明抬起头，急不可待地想对杨青说几句什么。在太阳的直射下，他忽然发现杨青唇边那层柔细的淡黄色茸毛里沁出了几粒汗珠，心里一下乱起来。他到底放开了她的手。

“我愿意你放开我，我知道你会放开我。”杨青眼睛向下看，不知是看陆野明的脚，还是看地，“我该找花儿去了。”她说。

杨青迈过了一个麦垄，那正在孕育着果实、充盈着生命的麦棵在她腿下倒下去，又在她身后弹起来。

“陆野明，机器该上水了！”杨青跳过麦垄，回身对陆野明说。

杨青又迈过几垄麦子，顺着凉爽的垄沟朝花儿跑去。

陆野明心里很空旷，他知道她是对的。许久，他眼前只有那几粒汗珠。

他更爱她。她能使他激动，也能使他安静。激动和安静使他对日子挨着的日子才有了盼头。原来在这块土地上不仅是黄土和麦子：不仅是他们以往陌生的柴、米、油、盐；不仅是电影《南征北战》，还有激动中的安静和安静中的激动。

田野还在喧嚣。

陆野明坐在院里，守着一只大筐筛麦子。身边放着铁筛，筛里水不多，而且很浑。他把一块屉布在筛里涮过，拧成半干，擦着新麦粒上的浮土。

陆野明擦好麦子，一簸箕一簸箕地撮到布袋里，准备扛到钢磨上去磨面。沈小凤来到他面前。

沈小凤是刚下来不久的新知青，家也在平易市。家门口有一面“手工织毛衣”的小牌，那是她母亲的活计。沈小凤有时也帮她母亲赶活儿。

过麦收沈小凤接不到家里的电报，家里不需要她回去，也不听她支使。家里和点儿上相比较，沈小凤也愿意待在点儿上。

沈小凤个子挺矮，皮肤细白，双颊常被晒得粉红。两条长过腰际的大辫子沉甸甸地垂在脑后，使她那圆润的下巴往上翘。她爱哭，爱笑，看到蝎虎子嚷着往别人身上扑。

“陆野明，你擦麦子呀？”沈小凤用自己的辫梢摔打着自己的手背。

陆野明只看见一双穿白塑料凉鞋的脚。

“废话。”他不抬眼皮。

“怎么是废话？”

“你不是早看见了？”

“看见了就不能再问问？让我看看擦得怎么样。”沈小凤去扒麦子口袋。

“别动。”陆野明喊。

“怎么啦怎么啦？”沈小凤只顾在口袋里扒拉。辫梢扫着了陆野明的脸。

陆野明心里痒了一下，便是一阵莫名其妙的烦躁。

“你看这是什么？”沈小凤从麦子里拣出一粒土坷垃，举到陆野明眼前：“能磨到面里吗？让我们吃土坷垃？”她一边说，一边和陆野明蹲了

个对脸，满口整洁的白牙在陆野明眼前闪烁。

“那你说怎么办？”陆野明盯住沈小凤。

“得用水淘，起码淘两遍，晾成半干再磨。咱俩淘呀，去，你去挑一挑水。”沈小凤伸手就拽陆野明的胳膊。

“干什么你？”陆野明站了起来。

“让你挑水去。”沈小凤也站了起来。

“告诉你，这星期是我当厨，不用你操那份心。”陆野明说完抓住布袋口，想抡上肩。

沈小凤却把一双柔软的手搭在陆野明手上：“我就不让你走。”

杨青头上沾着碎麦秸跑了进来，看见陆野明和沈小凤，她远远地站住脚。

陆野明突然红了脸。沈小凤脸不红，她懂得怎样解围。

“杨青，我们俩正商量淘麦子哪。陆野明就知道拿布擦。光擦，行吗？”沈小凤说。

“淘淘更好。”杨青说。

“看我没说错吧。”沈小凤白了陆野明一眼。

杨青走近他们说：“沈小凤，队长叫我来找你，你怎么说不去就不去了？后半晌场上人手少。”她只对沈小凤讲，不看陆野明。

“我不想去了，我想在家帮厨。”沈小凤说。

“行，那我跟队长说一声。”杨青像不假思索似的答应下来，转身就走。

“杨青，你回来！”陆野明在后边叫。

“有事？”杨青转回头。

“统共没几个人吃饭，帮什么厨？我用不着帮，麦子也不用淘。”陆野明说得很急。

杨青迟疑了一下，没再说什么，只对他们安慰、信任地笑了笑。陆野明从来没见过她那样的笑，那笑使他一阵心酸，那笑使他加倍地讨厌起紧挨在身边的沈小凤。

杨青镇静着自己走出院子，一出院子就乱了脚步。她满意自己刚才的雍容大度。可是他面前毕竟是沈小凤。她抓他的手，说不定还要攥起雪白的小拳头捶打他……

街里到处是散碎的麦秸。街面显得很纷乱。

走出村，她又走进那弥漫在打麦场上的金色尘雾。

三

地里的活儿清了，场上的活儿没清。脱粒机响得不倦。

杨青抢在脱粒机前入麦子。

大芝娘急得白了脸：“忙闪开，给你个耙子搂麦秸吧。”

大芝娘递给杨青耙子。脱粒机吐出了新麦秸，杨青就拿耙子搂。新麦秸归了堆，有人用四股杈垛新垛。新垛越垛越高，两个半大小子不住在垛上跳腾，身子陷下去又冒上来，冒上来又陷下去，垛心眼看实着起来。

新垛还没高过那旧垛，却把那旧垛比得更旧。

歇完畔，杨青又抢到脱粒机前入麦子，大芝娘又把她喊了回来。

大芝娘不让杨青上机器。

大芝娘心里有事。

大芝娘就是大芝的娘。

大芝娘结婚三天丈夫就骑着骡子参军走了，几年不打信。村里人表面不说什么，暗地里嘀咕：准是在外头提了干部，变了心思。

后来丈夫回了村，果然是解放省城后提了干部，转到地方。丈夫说着一口端村人似懂非懂的话，管夜儿个叫“昨天”，管黑介叫“晚上”。

大芝娘给他烧好洗脚水，他泡脚泡在大瓦盆里只是发愣。

“怎么了，你？”大芝娘问。

“也没什么。”丈夫说。

“使得慌？”

“不是。这次回来主要是想跟你谈一个问题。”

“没问题。”大芝娘说。

“这么给你说吧。”丈夫说，“就目前来讲，干部回家离婚的居多。包办的婚姻缺少感情，咱俩也是包办，也离了吧。”

大芝娘总算弄懂了丈夫的话，想了想说：“要是外边兴那个，你提

出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可离了谁给你做鞋做袜？”

丈夫说：“做鞋做袜是小事，在外头的人重的是感情。”

大芝娘说：“莫非你和我就没有这一层？”

丈夫说：“可以这么说。”

大芝娘不再说话，背过脸就去和面。只在和好面后，又对着面盆说：“你在外边儿找吧，什么时候你寻上人，再提也不迟。寻不上，我就还是你的人。”

丈夫的手早就在口袋里摸索。他擦干脚，趿拉着鞋，把一张女人照片举到大芝娘眼前。大芝娘用围裙擦干净手，拿起照片端详了一阵，像是第一回接触了外界的文明。

“挺俊的人。也是干部？”她问。

“在空军医院当护士。”丈夫说。

大芝娘的眼光突然畏缩起来。她讪讪地将照片摆在迎门橱上。

她不知护士是什么，如同她不知道丈夫说的感情究竟包含着什么一样。她只知道外边兴过来的事，一定比村里进步。

当晚，大芝娘还是在炕上铺了一个大被窝。

丈夫又在远处铺了一个窄被窝。

她同意和他离婚。第二天，丈夫把大芝娘领到乡政府办了离婚手续。

他没有当天回去。晚上，在一明两暗的三间房里，她住东头，他住西头。夜里大芝娘睡不着，几次下炕穿鞋想去推西头的门，又几次脱鞋上炕。她想到照片上那个护士，军帽戴在后脑勺上，帽檐下甩出一络头发；眼不大，朝人微笑着。她想那一定是个好脾气的人。

大芝娘披着褂子在被窝里弯腰坐了一夜。

第二天，丈夫一早就慌慌地离开端村，先坐汽车，后坐火车，回省城岗位上去了。他万没想到，第三天大芝娘也先坐汽车、后坐火车来到省城。她又出现在他跟前。丈夫惊呆了。

“可不能翻悔。离了的事可不能再变！”他斜坐在宿舍的床铺上，像接待一个普通老百姓一样警告着她。

“我不翻悔。”大芝娘说。

“那你又来做什么？”

“我不能白做一回媳妇，我得生个孩子。”大芝娘站在离丈夫不近的